

唐縣志序



余自部符蒞宛值

院檄下郡屬志書先成考已

付刊也氏餘皆次第脫稿

惟唐云未竣新任

朱

平尹以多闕畧因

遠穆高採條貫縷晰闕敦

月而告成焉粵稽唐故城

在山西絳州翼城縣

里與裔子上圭南

唐人子葉

杜唐氏卽今唐縣也。

之所來甚遠往余以公務
驅馳是唐爲駐馬問民疾
苦父老。曰明季流氛

蹂躪。嗚猶未辟民

氣猶未復竊心焉誌之非

歲早秋將懸

御書淮瀆廟額得陪 節。

詣桐栢林。亦亦。

封見其山

樸耕於田漁於河

咸足以資生豈真泌之泮

泮可樂饑乎夫亦在爲

民父母元前哲孰享

朱

名宦之不去思之碑

孰爲其學造士孰爲闢田

勸農孰爲弭盜息奸孰爲

剔蠹除弊此其人

志企而及

而行之則

之有藉乎志而志之

不修有如此說者曰志與

史絕是史善惡必書昭勸

懲也志以懲心其善者將

朱言

何以籍之謂之然人好善

則自下爲惡讀斯志也上

下千百年間聞一善言見

一善行皆足以觀惑

起况其

之善士友

有不與人同善者乎

是書之成可以為司牧者

示勉也因弁其端

嘗

朱志

康熙三十一壬午歲次丙子

桂月廿浣南陽府知府古

虞朱璘撰

朱璘

朱璘

唐縣志序

今天下大一統矣。聲教四
訖，遐邇從風。車書玉帛之
盛，迥軼前古。

聖天子萬幾之暇，制禮定樂，纂

編輯史同文之治，郁郁乎
際天蟠地，徵古信今，至矣
哉。茂以加矣。中原一區，幸
蒙

大中丞李公以薇垣重望坐

鎮中天撫綏安輯既已
澤旁沛乃復仰體

睿懷謂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
史也史集萬國九州而綜
其大綱志載一郡一邑而

詳夫小紀若大宗之有小

宗實相表裏因踵前撫

顧公所頒纂州邑志乘重

檄修輯憶予於甲戌之春

謬膺銓次來宰是邑曾於

赴任時途中胥吏以邑乘
進卽於旅次挑燈締閱不
禁憮然曰唐土之荒未闢
而民未蕃蒔簷瑣尾之狀
宛然在目也唐志之闕未

備而文無徵魯魚亥豕之
訛慙焉於心也無俟履其
域採其風而瘡痍凋敝莫
可名言之樂蚤於誌見之
矣迨入境蒼茫極目藜蕪

靡涯者問之則曰未辟之
土田也斷垣遙映孤茅寂
寞者問之則曰農人之棲
窟也鶉衣露肘庭羸相錯
者問之則曰唐邑之人民

四

也及抵城闐則又雉堞空
存闕無廬舍纍纍相望盈
城瓦礫越三日登陴四顧
田卒污萊蓬戶晨星遠近
一轍始覺誌之所載不若

是甚者然後知文也始以
壯一邑之觀也不佞雖幼
爲諸生自抱荆六闈捧檄
十年遑問筆墨然凜凜
憲委又何敢謝不敏以曠

五

盛典哉竊計邑之有志彰
往勸來非文獻不足以致
徵爰告邑中紳士廣諮博
採而卒無一應者僉曰明
季寇氛蹂躪民舍無壁而

安有藏書間有殘編斷簡
曩已補綴前誌隻字罔遺
今則未之有得也是雖濫
膺續纂而苦無可稽舊訛
相沿又無從校訂因思唐

六

之不古若也時爲之亦勢
使之唐自叔虞肇遷而後
沿革代更元至正間廢湖
陽平氏桐栢三縣并入唐
州地闢民聚富庶可知明

初析東北境置泌陽成化
中又析東南境置桐栢地
日分則民日寡人土財用
在明時已損三之二而加
以流寇之虔劉歲稔之災

傷予遺幾何無惑乎哀鴻
之嗷嗷也故曰勢使之也
我

朝定鼎以來

世祖章皇帝勞來安定教養脩

至我

皇上仁漸義摩勵精圖治五十
餘年間舉凡除荒蕪勤蠲
賑勸開墾寬自首緩漕運
免正賦愛育元元罔不周

八

至更逢各上憲宣布德
惠革弊釐奸俾赤子盡登
衽席樂享昇平猗歟盛矣
雖彈丸小邑猶是中天化
日之下而元氣未盡復民

物未盡豐者時不能以遽
回勢不能以驟更也語曰
必世後仁爲邦百年其唐
之謂與雖然唐民之復古
固難而唐志之徵信尤難

九

時久事湮故老罕存攷證
之難也稗乘里譎無通今
理采掇之難也私善私惡
易爲詆譽輿協之難也徇
襲舊文而無補於法戒則

吏治之污隆政事之繁簡
人物之優劣習俗之淳澆
將何所取以光邑乘脩采
風上佐國史之萬一而無
忝於小宗也哉矧天道十

十

年一變人事積于其間苟
十年而無誌則興廢損益
等於颺風節義文章委之
石火者不知凡幾已唐志
自康熙六年前令田公續

爲增輯閱今又三十載其
有例得書者茲悉爲採訪
分類裒集封域如故而建
置之興廢異賦役如故而
稅糧之多寡異官師如故

上

而遷除之久速異至若選
舉若人物若藝文則消長
取舍去留之不類不過據
事直書非敢曰是卽足以
誌唐也亦惟本前誌爲草

聖朝一統之化而昌文運于億
萬斯年則非予之所敢當
也請以俟後之君子是爲
序

昭

序